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從《使徒行傳》2:1-41淺析路加的文學造詣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Jing, Minhua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7-07 01:41:26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59

从《使徒行传》2:1-41 浅析路加的文学造诣

经 敏 华

内容提要:如何判断路加的文学造诣?这是随着修辞批判的兴起而被路加研究者们激烈探讨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古代文学修辞教育的概览,尤其是希腊化时期修辞教科书对写作(及口头表达)的要求的解读,以《使徒行传》2:1-41为例,将它与修辞教科书的要求进行对比,以期对路加的文学造诣进行重新评估。本文的结论是,路加的文学造诣达到了一种完成修辞初级文学训练者的水平,他也有可能对雄辩术有所接触,但是肯定没有完成修辞学校阶段的文学训练。

关键词:路加;《使徒行传》;文学造诣;修辞初阶;雄辩术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 Literary Capabilities of Luke through Acts 2:1-41

JING Minhua

Abstract: How to judge Luke's literary capabilities is debated ardently in recent Luke-Acts studies. This essay tries to reconsider this topic via an overview of the ancient literary

rhetorical education, especially wha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ancient rhetorical books were when educating a student in writing (as well as expressing), and compare these requirements with Acts 2: 1-41, in order to see how much Luke shows his literary capabilities through his writing in Acts 2: 1-41. The result is that Luke did finish Progymnasmata-course, and he even attended some kind of rhetorical school. However, he definitely had not finished the education.

Key words: Luke; Acts; literary capabilities; Progymnasmata; rhetorical

随着修辞批判(Rhetoric Criticism)的兴起,如何评价路加的文学造诣已成为路加研究者们逐渐关注和激烈讨论的问题之一。与其他福音书不同,路加在自己的福音书前加上了序言和题词,类似的序言和题词也出现于其《使徒行传》的开头。此外,从《使徒行传》所载众多演讲辞及按照希腊模式写作的书信中(徒15:23-29;23:26-30)我们不难发现,路加似乎在进行历史传记写作的尝试。他在某种意义上将自己定位为史学家,而他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群。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路加的文学造诣呢?这并非一个易于回答的问题,从新约学者们针锋相对的见解中不难发现这个问题的棘手性。

一方面,以帕森(Mikeal C. Parsons)和马丁(Michael W. Martin)为代表的新约学者认为,路加是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希腊式作家。尤其是考虑到在《使徒行传》中路加对演讲辞的运用,帕森认为,“路加在‘修辞初阶’(Progymnasmata)的传统中受到了修辞的训练”^①,这是一个对路加文学造诣非常正面的评价。修辞初阶指的是

^① Mikeal C. Parsons, *Acts*. Michigan: Baker Academic, 2008, 9.

十二至十五岁之间的少年人在语法学校的语法老师指导下进行的一系列写作预备练习。^①关于修辞初阶的话题下文还会涉及。马丁的观点和帕森的相类似。通过将《路加福音》及其他四个传记^②所记载主题与修辞初阶练习之“颂词”(Encomion)和“比较”(Synchrisis)所要求主题的对比分析,马丁发现,路加很可能与其他四位传记作者一样,按照“颂词”和“比较”所要求的主题进行《路加福音》的写作。他由此认为,路加是一个完成了修辞初阶训练的学生。^③

另一方面,以帕蒂拉(Osvalda Padilla)为代表的另一些新约学者认为,路加充其量是受到过某些修辞初阶训练的学生,但是毫无疑问他没有在修辞学校(Rhetoric School)接受过训练。^④帕蒂拉批评道,帕森和马丁这种只注重结构的比较很容易陷入一味还原的危险^⑤,因此其结论是肤浅的。帕蒂拉的另外几个批评是:帕森和马丁在他们的论证中都只谈到正面例子,对反面的例子却避而不谈;两位作者也均未提到七十士译本对《使徒行传》的影响。^⑥

鉴于这两方针锋相对的意见,本文希望以分析《使徒行传》

① 参考 George A. Kennedy, *Progymnasmata: Greek Textbooks of Prose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3, 5.

② 指普鲁塔克(Plutarch)、菲罗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斐洛(Philo)、约瑟福斯(Josephus)的传记。

③ 参考 Michael W. Martin, "Progymnastic Topic Lists: A Compositional Template for Luke and Other Bioi", *New Testament Studies* 54 (2008): 18-41.

④ 参考 Osvalda Padilla, "Hellenistic παιδεία and Luke's Education: A Critique of Recent Approaches", *New Testament Studies* 55 (2009): 416-437.

⑤ 比如,帕森通过对路加的“生动描写”(Ekphrasis)与修辞初阶中关于如何“生动描写”的规则的比较,得出结论认为,路加受过修辞初阶的训练并且纯熟地掌握了这种写作技巧。帕蒂拉反驳道,如何判断何为纯熟呢?在谁的眼中为纯熟呢?当读者们都已经习惯于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那种意义上的“生动描写”时,路加这样的所谓“生动描写”又算是什么呢?参考 Osvalda Padilla, "Hellenistic παιδεία and Luke's Education: A Critique of Recent Approaches", 417.

⑥ 参考 Osvalda Padilla, "Hellenistic παιδεία and Luke's Education: A Critique of Recent Approaches", 417-418.

2:1-41 为例,对如何评价路加的文学造诣这个问题进行重新梳理。本文第一部分将简要介绍希腊化时代文学教育的状况,因为这是本文所关注问题的时代背景。第二部分将从古代修辞学角度分析《使徒行传》2:1-41,尝试回答如何评价路加的文学造诣。很显然,要给这个问题一个圆满和有说服力的答案,我们需要从古代修辞学角度对《使徒行传》以及《路加福音》进行整体性分析。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的分析只以《使徒行传》2:1-41 为例,所得出的结论也仅以之显示出来的修辞特征为据。

一、希腊化文学教育简介^①

希腊化时代的文学教育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小学教育、以修辞初阶为主要练习方式的初级修辞教育,以及修辞学校的教育。小学教育通常开始于七岁左右,其间学生从字母、音节、独立的单词、简单的句子开始学习,然后逐渐发展到能够朗读一些欧里庇得斯(Euripidēs)和荷马的选段。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典的欧里庇得斯和荷马选段会在小学教育阶段反复出现。学生掌握了朗读和书写的初步技巧后,就到达文学教育的第二阶段,目标是加深学生对经典作家的认识。荷马、欧里庇得斯、米南德(Menandros)和德摩斯梯尼(Dēmōsthēnes)的著作是经典教育的四大支柱。在第二阶段,最重要的是学生对诗歌的学习,其次是对历史传记的学习,比如对希罗多德、色诺芬、赫拉里科斯(Hellanikos)和修昔底德等人所著历史传记的学习,最后是对演讲辞的学习,比如对德摩斯梯尼

① 关于希腊化文学教育这一段内容的写作,主要参考和总结的是以下著作的贡献:Henri Irénée Marrou, *Geschichte der Erziehung im klassischen Altertum*. Freiburg: Alber, 1957, 288-374; Ruth Webb, "The Progymnasmata as Practice", in Yun Lee Too ed. *Education in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y*. Leiden: Brill, 2001, 289-316.

和伊索卡特斯(Isokrates)的学习。在具体的实践练习中,学生要进行修辞初阶的训练。修辞初阶训练由一系列难度逐渐加深的练习组成:名人名言(Chrien)、寓言、叙述、地理描写(Topos)、生动描写(Ekphrasis)、角色扮演描写(Prosopopoeia)、颂词(Encomion)、比较(Synkrsis)、辩论(Thesis)和对法律的讨论。其实第二阶段的学习一方面在为第三阶段的学习做准备;另一方面,从一些所涉及的历史传记、演讲辞等文体和颂词、辩论、法律讨论等修辞训练来看,学生已经逐渐进入第三阶段的学习。而这些在第二阶段中,对于稍微熟悉文体和修辞者而言,他们会在第三阶段的课程中继续深入学习。当学生完成了第二阶段的学习后,就能进入文学训练的最顶峰——修辞学校,学习演讲术或雄辩术(Declamation)。修辞学校的练习主要分为两类:辩护练习(Kontroversen)和劝说练习(Suasorien)。在辩护练习中学生扮演一个历史中或神话中的人物,就针对自己的模拟指控进行辩护。这样的练习是为了学生将来在真正的法庭上能进行辩论而做准备。在劝说练习中学生同样需要扮演一个历史或神话中的人物,但他在演讲中给听众提出建议,希望说服听众去采取某种行动。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前两个阶段的文学训练是如何为这第三阶段打下基础的:无论是辩护练习还是劝说练习,学生都需要进行角色扮演(Prosopopoeia),进行有逻辑有说服力以及符合其所扮演角色特征的演讲,这就需要学生准确地掌握关于该人物的时代背景、性格特征之类的翔实背景知识,以避免出现时空混乱的错误。而这些背景知识是学生从小学就开始接触,且随着学习阶段的提升而不断深入的。此外,对于构思一个演讲来说,选择适当的用词风格也非常重要,那时阿提卡风格(Attizismus)被视为最文雅的文风,特指人们写作时有意识地模仿黄金时代那些伟大作家的风格。

接下来,本文将从希腊化文学教育最关注的修辞学角度分析《使徒行传》2:1-41,以期重新评价路加在该章中体现出的文学造诣。

二、从古代修辞学视角分析《使徒行传》2:1-41

《使徒行传》2:1-41 可以分为两部分:第1至13节描写圣灵降临事件(其中第1至4节记录圣灵如何降临;第5至13节描写耶路撒冷居民及旅客对圣灵降临的反应);第14至41节记载彼得关于圣灵降临的讲道。

1. 《使徒行传》2:1-4

先看《使徒行传》2:1-4。帕森认为,路加在这里明显使用了“生动描写”的手法。^①在一个“生动描写”的单元中,作家描写的对象主要是人物、事件、集会、地点和时间,通过入木三分的语言将对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一个好的“生动描写”单元需要作者对其所描写对象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所交代。“生动描写”的两个重要特征是清楚和生动,当然,不必要的细节毋需作家在“生动描写”中给出。^②

在《路加福音》的开头和结尾,以及《使徒行传》的开头,圣灵降临事件已经由施洗者约翰(路3:16)和耶稣本人(路24:49;徒1:5,8)提到。耶稣并未言及圣灵究竟什么时候到来,而现在圣灵在犹太人的丰收节上降临了。路加通过听觉(“忽然从天上有声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徒2:2)和视觉(“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各人头上”,徒2:3)的感受来阐述圣灵降临。如果将此描写与《约翰福音》中约翰对圣灵降临的描写^③相比较,会发现同样的事件在路加笔下更为生动且富有戏剧性。新

① 参考 Mikeal C. Parsons, *Acts*. 37-38。

② 参考 George A. Kennedy, *Progymnasmata*。关于提欧(Aelius Theon)对“生动描写”的定义,见45—47页;伪赫摩根尼斯(Hermogenes)的定义见86;智者阿弗托里乌斯(Aphthonius the Sophist)的定义见117页;智者尼古拉(Nicolaus the Sophist)的定义见167页。

③ 《约翰福音》20:22:“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约学者对于路加如何理解这个节日有很大争议。^①能否将此节日与神在西奈山上赐给以色列人律法的事件联系起来?路加对圣灵降临的描写是对《出埃及记》第19章的影射吗?对此问题的回答可以保持一个开放态度,因为就本文而言重要的是《旧约》是如何描写神的临在的。我们先看被视为有可能与《使徒行传》2:2-3相关联的《出埃及记》19:16-19对神之临在的描写。那里通过“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角声甚大”(出 19:16)、“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地震动”(19:18)、“角声渐渐地高而又高”(19:19)来描写神的临在。通过对这段描写的观察可以发现,其间也包含了听觉和视觉两方面的生动描写。另一个例子来自《列王纪上》,当耶和华从那里经过时,“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王上 19:11-12)。同样地,神的临在也包含视觉和听觉两方面的生动描写。因此针对帕森的判断,一个可能的质疑是,路加也有可能从《旧约》对神临在的描写中获得了灵感,而非从希腊式的“生动描写”中获得灵感。或者,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也可能是一个合题:路加既借鉴了希腊式“生动描写”的手法,也吸纳了《旧约》描写神之临在的因素。因为毕竟他面对的是一个混杂着希腊和犹太文化的读者群体。

2. 《使徒行传》2:5-13

随着新听众的加入和对新场景的引入(徒 2:5),路加对圣灵降临的描写继续进行,其间他关注的是耶路撒冷人的反应。新听

① 如杰威尔(Jervell)主张“路加将这个节日与在西奈山上神赐下以色列人律法联系起来理解”,参考 Jacob Jervell, *Die Apostelgeschicht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8, 132。而海辰(Haenchen)反对这种说法,参考 Ernst Haenchen, *Die Apostelgeschicht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1, 175。

众由“犹太人”和“虔诚的来自天底下各国的人们”组成。他们是由于听到“声音”^①而聚集到使徒们那里的。使徒们说的是哪国语言呢？这个问题被路加通过反问方式回答了：“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各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徒2:7-8）。这个反问再一次确证了之前的神迹。随后这个反问又被听众自己回答了，即通过《使徒行传》2:9-11的民族和国家列表回答了。很明显，路加希望通过这个列表强调福音将遍地极的看法。^②此外，路加也极有可能吸纳并且重新诠释了一种罗马式修辞技巧。这样的列表通常也被罗马地理学家和史学家使用，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强调罗马帝国的政治版图和实力。^③路加吸收了这种修辞手法，但将其与一种反对罗马帝国的信息联系起来。对于路加来说，真正的王者不是罗马帝国的帝王们，而是耶稣，只有他才是所有人的救主。^④路加这个反对的信息从耶稣降生和升天中就已透露。^⑤在此列表中民族和国家的名字交替出现。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也会发现，路加也许在一些细节上没有

① 在这里，不是太清楚“这个声音”是应该联系到第4节还是第2节的“声音”。

② 参考 Gerd Lüdemann, *Das frühe Christentum, nach den Traditionen der Apostelgeschicht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7, 45。许多新约学者认为，路加很可能是借用了已经存在的列表，但根据他的神学立场对其做了修改。学者们有如下四种常见的假设：一种认为这个列表来自一个古代天文学列表；一种认为来自一个关于流散犹太人的列表；一种认为这是一个来自于《创世记》第10章提到的国家列表；最后一种意见认为来自一个末世时犹太人从流散中回归的列表（赛11:11）。我同意 Gary Gilbert 的假设，即这是一个与罗马地理学家和史学家所采用列表有相同作用的列表。参考 Gary Gilbert, “The List of Nations in Acts 2: Roman Propaganda and the Lukan Response”,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21/3, 2002, 500-501。

③④ 参考 Gary Gilbert, *The Liste*, 499。

⑤ 参考 Ilze Kezberē, *Umstrittener Monotheismus, Wahre und falsche Apotheose im lukanischen Doppelwerk*.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Academic Press Fribourg, 2007, 112-129; Stefan Schreiber, *Weihnachtspolitik, Lukas 1-2 und das Goldene Zeitalter*.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9, 63-83。

仔细推敲：第一，“犹太”（徒 2:9）在此列表中与语言奇迹不符合。犹太属于巴勒斯坦地区，为什么那里的犹太人听到耶稣的门徒说他们自己的方言^①会感到惊奇？在那里语言的奇迹是不复存在的。第二，可能存在一个语法问题，那里的“犹太”未带定冠词，而那个词本身是形容词，应该带冠词。^②第三，一些出现在列表上的民族或国家在《使徒行传》随后情节的发展中不发挥任何作用（如帕提亚、玛代和以拦），相反，另一些在随后情节中非常重要的地名（如希腊和马其顿的诸多城邦）却未出现，它们在保罗的传道之旅中非常重要。^③对路加来说，如果他在这个列表中提到将来情节发展中的重要地点，从修辞角度看就会更加精彩，因为它会起到埋下伏笔的作用。

出现于《使徒行传》2:6 中的惊讶和纳闷在 2:12 中再次呈现，它为对圣灵降临意义的提问和对圣灵降临神迹的误解做了铺垫。有人将语言的奇迹误释为使徒们被新酒灌醉了（徒 2:13），这为之后彼得的演讲做足了铺垫。

3. 《使徒行传》2:14-41

现在仔细分析一下彼得的演讲（徒 2:14-41）。构思一个希腊罗马式演讲须由五个步骤组成：构思、布局、文风、记忆和表达。构思指设计一个演讲并且决定它的类型：是颂赞或指责的、建议性的，还是法庭辩论式的。颂赞或指责式指的是演讲者对一个人物或事件的赞扬或指责。建议式指的是演讲者在某一观点上试图说服其听众。法庭辩论式指的是演讲者试图说服公众，在某个已经发生的事情上做出判断。布局指的是将不同部分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文风指的是在演讲中选择什么词，以及将它们以怎样的方式

① 参考 Jervell, *Die Apostelgeschichte*, 133。

② 参考 Joseph A. Fitzmyer,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New York: Doubleday, 1998, 241。

③ 参考 Jervell, *Die Apostelgeschichte*, 135-136。

构成句子。记忆指的是背诵要演讲的文章。表达指的是在演讲中如何控制自己的声音,以及演讲的手势等,以达到用最有效的方式将演讲的内容传递给听众。^①本文将根据古代修辞学中对构思、布局和文风的要求分析彼得在《使徒行传》2:14-41中的演讲。至于对记忆和表达的要求,本文则不予讨论,一方面是因为古代修辞学著作对它们缺乏详尽的讨论^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彼得的演讲是以文本形式出现的,口头表达方面可暂且搁置。

(1) 构思

彼得的演讲由两种类型构成:《使徒行传》2:14-36是法庭辩论式演讲,因为彼得试图说服听众相信使徒们并非喝醉,以及耶稣乃是从死里复活。2:38-39是建议性演讲,因为彼得试图说服听众采取行动,忏悔改过,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③在构思一个演讲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一点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据可分为外在证据——比如目击证人的证词,或者一些来自文件的证据——和内在证据,《新约》中最常见的三种外在证据是:引用《旧约》、目击证人的陈述、神迹。路加在彼得的演讲中运用了前两种形式,首先通过时间不适宜(因为时候刚到巳初)反驳“这些人是醉了”的指控,然后通过引用《约珥书》证明和诠释圣灵降临事件。语言的奇迹被理解为说预言:路加的观点可以从他在2:18的《约珥书》引文基础上添加了“καὶ προφητεύουσιν”看出。而2:21引文中“凡求告主名的”为随后提到“拿撒勒人耶稣”做了铺垫,“拿撒勒人耶稣”具体解释了引文中的“主名”是指谁的名。

关于耶稣复活,路加通过引用《诗篇》16:8-11加以证明。在

① 参考 George A. Kennedy,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through Rhetorical Criticism*.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13-30.

② 同上,14。

③ 同上,117。

那里说话的是大卫,但是他说的不是关于自己的事,而是关于耶稣及其复活(徒2:27:“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为了解释听众中可能出现的疑问:大卫在这里说的为什么不是他自己的事呢?路加通过新的称呼“弟兄们”,让彼得的演讲继续进行。首先,大卫的确是去世了,证据是“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徒2:29)。其次,大卫是一位先知,能够预言未来。第三,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在演讲的最后,耶稣的复活及其王国再次通过《诗篇》110:1加以证明和诠释。虽然开始时听众有误解,但他们还是被路加当作了圣灵降临(徒2:13, 33)、耶稣神迹(徒2:22)及其复活的证人(徒2:32, 36)。

内在证据中最重要的是 *Ethos*。 *Ethos* 指听众对演讲者的信任感。如果听众拥有这样的信任感,演讲者论证时哪怕有所不慎,他们也能对其所说的内容予以信任。在《使徒行传》2:37中听众将彼得及其他使徒称为“弟兄们”,他们听了彼得的话而觉得扎心。“弟兄们”这一称呼反映了当时听众对彼得和其他使徒的信任感,并且因着这样的信任感而愿意去行动。这种信任感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随着演讲的进行慢慢发生的。一开始听众根本不认为彼得值得信任,因为他只是醉酒者中的一个。彼得初始的呼语“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徒2:14)以及“以色列人啊”(徒2:22)显示了他与听众之间的距离。但随着演讲的进行,彼得不断引用听众认可的《旧约》经文,证明圣灵降临、耶稣的死而复活,逐渐赢得了听众的信任。变化了的称呼“弟兄们”(徒2:29),以及“还在我们这里”显示了双方距离的缩小。这种信任感达到最高峰的地方,正是听众也以“弟兄们”来回应彼得及其他使徒,并且愿意有所行动。

(2) 布局

彼得的演讲以《使徒行传》2:14b的引子开始,随后是他的论点及其对《旧约》引文的论证。紧接着是第二个引子(2:22)以及

对犹太人的指控(2:23),和有关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证明,该证明通过《诗篇》16:8-11(徒2:25-28)得到证实,并且通过对该处经文的详细诠释(2:29-33)而加强。接下去是另一个证明耶稣复活的《旧约》引文(徒2:34-35),最后是法庭辩论式演讲的结束(徒2:36)。这段法庭辩论式演讲非常成功,听众的反应表明了他演讲的成功,也为他那简短的建议性演讲(徒2:38-39)提供了很好的前提。第40到41节是结语。

(3) 文风

由于听众是由犹太人、改信犹太教者或者同情犹太教者组成的,他们多多少少对犹太教都有所了解,路加在这里并没有让彼得用展现演讲者自身才华的阿提卡风格来演讲,相反,读者看到了许多来自《旧约》七十士译本的用法、对七十士译本语言风格的模仿,以及直接来自七十士译本的引文。^①然而这并不能导致一种结论:路加在这里未引用希腊作家著作、未模仿阿提卡风格,就表明他没有受过希腊罗马式的中高级教育。极有可能的是,正如普吕马赫(E. Plümacher)所言,路加在这里运用的正是古典史学家们所运用的手法。具体表现在,作家在写作中直接间接地引用被其读者或听众所认同的经典文本,并模仿那个经典文本的遣词造句,只是在这里,被路加的读者和听众奉为经典的是《旧约》的七十士译本。所以说,路加运用了古典史学家们的写作手法,只是更换了他们时常直接间接引用和模仿的内容。^②

①② 如14节中的“γνωστὸν ἔστω”出现在七十士译本的《撒母耳记下》13:36;《诗篇》92:3等处;“ἐνωτίζεσθαι”出现在《创世记》4:23;《民数记》23:18;《诗篇》5:2;《以赛亚书》28:23等处;“Ἄνδρες Ἰουδαῖοι καὶ κατοικοῦντες Ἱερουσαλὴμ πάντες”见于《以赛亚书》19:3;23节中的“διὰ χειρὸς”见于《创世记》30:35;《历代志下》35:4,6;《以西结书》30:10。还有其他来自《旧约》七十士译本的用法和模仿,不再一一列举。参考 Eckhard Plümacher, *Lukas als hellenistischer Schriftsteller, Studien zur Apostelgeschicht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2, 41-43。

三、小 结

从路加对圣灵降临的描写来看,我们很难得到如帕森那么肯定的结论,即路加在这段描写中采用了“生动描写”的手法。对圣灵降临的描写当然不排除路加对“生动描写”手法可能发生的有意识运用,但极有可能是他对《旧约》中神之临在描写的模仿,或者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从路加对国家和民族列表的运用——虽然其中也有细微的考虑不周之处——我们基本可以判断,路加对罗马地理学家和史学家所用的修辞手法并不陌生。从最后彼得的演讲辞来看,路加的演讲在一定程度上是按照当时雄辩术的规则写作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雄辩术中一个重要特征,即雄辩术中的“论战”特征^①却在彼得口中以及几乎所有《使徒行传》的演讲辞中都缺失了。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路加在《使徒行传》中所写的演讲辞几乎都是一边倒式的,未遇到持反对意见者出来与演讲者辩论。而“论战”在希腊罗马式教育的最初时期就会开始着重训练,直到在雄辩术中充分地展现出来。综上所述,从对《使徒行传》2:1-41的分析看来,有理由认为路加的文学造诣达到了修辞初阶教育的水平,他对雄辩术阶段的教育甚至也有所接触,但是其行文尚未显示他已经接受完了雄辩术阶段的教育。当然如前所述,本文只是节选了《使徒行传》中一个很小的章节对路加的文学造诣进行分析,并且限于篇幅,本文更多地是依据古代修辞教科书对写作及构思辩论的要求来分析。如果希望对路加的文学

① 比如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为了阻止科基拉的海军和雅典海军联合起来,科林斯人派出一个使团来到雅典。在雅典召开的公民大会上,科基拉人和科林斯人展开了辩论。修昔底德记录了这场辩论,首先是科基拉人的演讲,在他们演讲结束之后马上是科林斯人反驳的演讲。这样的例子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层出不穷。参考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64页。

造诣有更全面的判断,我们还需要对《使徒行传》甚至《路加福音》进行全面分析。这样的分析一方面可以通过对照古代修辞学教科书的要求,来判断路加的文学造诣——但这只是理论方面,因为古代修辞学教科书描述的基本上都是理想状态的情景;另一方面,还需要将路加的文本与其他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学及史学作品相比较,如此才能与实践层面得出一个判断。继而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以求对路加的文学造诣达到一种更深入的认识,这将是笔者(以及对此论题有兴趣的同仁)深入探讨的方向之一。

作者经敏华,德国海德堡大学新约博士候选人,研究专长为《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保罗书信。

(责任编辑 孙彩霞)